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眼下,“圣贤的足迹,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文献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展出,该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曲阜市人民政府及孔子博物馆共同主办,分为“孔子世家”“金声玉振”“杏坛设教”“开宗儒学”“诗礼传家”“万世师表”“保护传承”七个单元。

通常来说,文献展是专门用来展出典籍文献的,不过对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内容专业、形式单一的展出形式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孔子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强强联手,除了展出古籍、档案等典籍文献以外,还把绘画、珐琅器、竹雕、圣旨盒等特色文物也带到了展厅,增强了展览的观赏性。

提起主办方孔子博物馆,即使对山东本地人来说,也是有些陌生的,许多人只是在山东省“两会”报道里得知有这么一个工程正在建设中。其实,孔子博物馆的前身是著名的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早一些则叫孔府古物保管所。

与北京故宫类似,曲阜“三孔”除了有气势宏伟的古建筑以外,几百年来,珍藏着大量的精品文物。这些文物既有古代帝王的赏赐,也有历代衍圣公的收藏,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出外人的想象。如今,游客们在“三孔”中看到的藏品,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时代,受展陈条件和安保设施所限,这些文物大多经年累月沉睡于库房,秘不示人,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每次“出手”亮宝,总能引发轰动,是业界公认的文物重镇。

数据显示,如今的孔子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70多万件,包括明代以来直至1948年的30多万件孔府私家文书档案,宋代以来4万多册善本古书,8000多件明清衣冠服饰,以及大量与祭祀孔子有关的礼乐器等。要知道,国内目前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是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都在100万件左右,而以馆藏丰富著称的山东博物馆也才不到30万件馆藏

付365元,可以在某个APP里听一整年的读书节目,还能把书的精要、背景提炼出来,而其代价不过是每天付出1元钱。“为人读书”,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只是,毕竟与纸质书不同,很多“为你读书”节目选择的都是“网红”类书目,而且在阅读方式上并非“字字俱到”,而是充满了套路。

套路一:
优选畅销书与经典名著

初次打开“得到”或“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选择“听书”、“有声书”栏目,跳出的推荐书目一般是心理学或是管理学图书。这与当下图书销量数据相契合,也能从中总结出听书平台的用户标签:都市、职场、焦虑。

即使在这两大“网红”学科中,主播也不会为你读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或是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这些偏门、基础性的学科经典,而是聚焦两大主题:一是如何处理与他人关系,如与亲友关系的《亲密关系》、与陌生人的《社会性动物》;二是如何面对



观众参观孔子博物馆藏“奉天诰命”圣旨盒。

身边的『隐形富豪』 孔府秘藏:『洞见』

□王玮

文物,可见内秀的孔子博物馆是个“隐形富豪”。

孔子博物馆这次不负众望、出手大方,不仅拿出了高级官员专属的象牙笏板、皇家赏赐的兽面纹掐丝珐琅五供等稀罕物,而且还把孔府档案原件也带到了京城。

历经朝代更替而世袭罔替、绵延不衰,这样的世家大族在中国屈指可数,其中,孔家被称为“天下第一家”。孔家以嫡长子衍圣公身份为尊,历代衍圣公居住地是孔府,也叫衍圣公府。衍圣公除了有世袭爵位带来的俸禄以外,还有历代朝廷赏赐的大量农田,这些农田的税款全由孔府收支,数量可观。除此之外,衍圣公手里还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阜知县也由孔氏

『为你读书』也有套路 半小时讲完十万字

自己内心、自我克制,如《抗压力》、《情绪急救》、《控制焦虑》、《意志力》。以喜马拉雅的“文学”分类为例,收听量前五位的分别是《刘心武读红楼梦》、《小王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心若淡定便是优雅》、《最好的我们》。

世代任职,甚至曲阜县衙就在孔府里,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改由异姓担任,不过异姓知县还是听命于衍圣公府。

收税款得有账目,处理全县事务得有公文,审案子得有卷宗,自己家族内部各种婚丧嫁娶也会留下些文字记录。公文、私人书信、家谱及世系宗图、仪注、祭文、地亩租税账册、建筑工程账册、地契执照、日常生活流水账、信函、药方、账册……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积累下来就是孔府档案。

要是一般的家庭,这些无聊的文字存些年也就卖废纸给处理掉了,可人家衍圣公府是孔子后裔,强调诗礼传家,对笔墨物件十分爱惜。与宫廷一样,衍圣公府专门设立了档案馆,配备了档案管理员,负责整理、保存这些档案文献。

聚沙成塔,聚水成涓,伟大往往是因为坚持。孔府档案自1534年起,至1948年止,414年里一直没有间断,跨越了明、清、民国时期。档案的优点是保存着原始状态,未经加工,因此孔府档案就成了研究历代衍圣公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及处理家族事务的一手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些档案往小处说是记录衍圣公府这一世袭贵族的兴衰大戏,往大处讲是从侧面反映出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历史面貌,堪称一部没有完全公之于众的现实版《红楼梦》。

套路二:
阅读方式从面到点

“从面到点”是读书节目最爱使用的阅读法则:先介绍图书的宏观结构、作者身份、作品年代,接着朗诵精彩片段并鉴赏。

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尽管该书只是一部十万余字的小长篇,但听众自己去读仍需花费一定时间。而某APP推出的5元音频节目,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听完这本书。

先从小说的写作年代谈起,主播会介绍小说写作身处的美国爵士时代、禁酒令、汽车工业的发展。铺设好一幅跌宕起伏的时代图景后,找到小说片段,连接起时代与文本,为听众朗诵几段……用二十多分钟从面到点讲完整本小说后,主播开始划重点,重申听众需要把握书中的五个要点:1.这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雅俗共赏小说,但最初叫好不叫座;2.内容风格与其身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3.“爵士时代”所有重要关键词在书中都有所体现;4.展示“老钱”与“新钱”的生活状态;5.叙事方式有先锋性。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前言里,历史学家杨向奎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孔府档案的重要价值:“孔府由于其世袭罔替和不随封建王朝的改换而衰落等特殊地位,得以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像这样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别小瞧这些故纸,它们的价值并不亚于金银珠宝。正是由于它的典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2015年4月,孔府档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6年5月,第七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大会上,孔府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孔府档案以纸质为载体,经过数百年时间,已经发黄、变质、变脆,此前很少有机会对外展出。人们想了解孔府档案,往往只能通过《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看看整理后的文字,却不知孔府档案原件到底长啥样。

目前,建设多年、备受瞩目的曲阜孔子博物馆主馆已经封顶,进入内部装修和景观施工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就能建成。此前不久,历经八年的反复打磨,博物馆展陈方案最终通过了评审组验收。根据规划,将有11万余件孔府馆藏文物固定在此展出,孔府秘藏终于要迎来气派、舒适的新家。未来,世人将有更多机会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

套路三:
选择名人或声优主播

综观各大平台的主播背景,大抵能分为知识圈名人与优质播音员两类。

作为较早尝试文化生产的豆瓣,选择的方式多属邀请知识圈名人,如有广泛影响力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醒来——北岛和朋友们诗歌课》、《以乐语教国子——叶嘉莹古诗词吟诵课》都是这类文化产品的典型。相形之下,还有一些平台则选择有较强播音、朗读专业素养的主讲人,再配合内容本身的吸引力。此外还会邀请本身有一定文化素养且有意愿、能亲自上阵的作者进行解读。

其实,在读书节目兴起不久就有人提出:“爱读书的人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读书,不爱读书的人即使通过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养成习惯。”但即便如此依然要听,在笔者看来,或许就像“想象的共同体”一般,寻觅一种共同的、集体化的自我提升途径以抵抗“城市焦虑”。

(关尔)

【艺趣一览】

纽约大都会前馆长 质疑《救世主》

真贋存疑的达·芬奇《救世主》,从60年前的45英镑到前不久在纽约拍出4.5亿美元高价尚为人津津乐道,对画作价值的质疑又掀起轩然大波。近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任馆长托马斯·坎贝尔公开表达了对于该画高价及修复的质疑,这也是艺术界名家在这一画作拍卖后的首度公开发声。

2011年,达·芬奇的这幅作品被重新发现时,震惊了整个艺术圈。救世主主题以手持水晶球的耶稣形象为特色,16世纪早期非常流行,在北欧画家家中尤为盛行。达·芬奇在描绘这一主题时融入了一些个人特色:让人既安心又不安的人物;看向前方的神秘眼神;难以捉摸的微笑;瀑布般的卷发以及朦胧的柔和感。

达·芬奇的《救世主》最早由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的收藏,再由查尔斯二世转给白金汉公爵,后者的儿子在1763年时将其售卖。此后,这幅画作一度无迹可寻。直到1900年,这幅油画的踪迹才再次出现,一位英国收藏家得到了这幅画,但这幅画遭到了磨损、涂抹、上光,难以辨识,还被认为是达·芬奇学生波特拉菲奥的作品。后来,它被归为波特拉菲奥临摹画的复制品。1958年,一家收藏机构对其进行拍卖时,成交价为45英镑。

画作在2005年时被再度卖给一个由画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联盟,他们都认为这幅《救世主》也许不只是达·芬奇画作的二度复制。接下来,这幅画被小心地清理干净,并送到各个专家面前接受鉴定。当达·芬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美术史教授马丁·坎普看到画作时,他被画中的水晶球和头发惊呆了,“这就是达·芬奇的表现手法。”

油画经过清洁后,高分辨率照片及X光让旧图得以重现——画中耶稣右手的姿势有过调整,而复制画的人没必要做这一步。利用红外技术,研究人员则发现绘画者曾将手掌按压在画中基督左眼上方未干的颜料上,以此来达到朦胧的模糊感,而这是达·芬奇技法的一大特色。和那个时期达·芬奇的其他作品一样,这幅画作于胡桃木上,由多层薄如透明的颜料构成。到此为止,大多数专家都判断这确为达·芬奇的真迹。于是,艺术联盟在2013年以接近8000万美元的高价将其卖给了一位瑞士画商,后者又以1.27亿美元的价格将其转卖给俄罗斯富翁德米特里·雷博洛夫列夫。而此次在纽约的拍卖正是这位俄罗斯富商委托。

不过,即使卖出天价,外界对《救世主》的质疑未曾停歇。就在天价拍卖之后,2009年开始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一职,今年6月才离职的托马斯·坎贝尔在其社交账号上放出一张达·芬奇《救世主》修复之前的照片,并配文“4.5亿美元?!希望那个买家了解艺术品保护的问题”。坎贝尔还在评论回复中,重申自己评论的是“过度的修复”问题,而且“佳士得不需要盛气凌人的话来自卫”。

事实上,除了托马斯·坎贝尔,外界对《救世主》拍出4.5亿美元高价质疑也未曾停歇。《纽约时报》评论员认为,《救世主》中基督手持水晶球的画面似乎没那么吸引人,虽然画中的一些小细节具有达·芬奇的特色,但是画面的单调性与过度柔和令人难以忽视。此外,和达·芬奇的其他肖像画不同,这幅《救世主》中的人物似乎面朝正前方,如同中世纪的圣像画一般。

(晓柠)